

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10.13)

今日的討論圍繞安大簡《殷其雷》一詩展開，內容主要涉及文字、音韻、文獻三個領域。

一、文字學

譚樊馬克注意到在安大簡《殷其雷》中又出現了“振”字（記錄者按：參見10月5日的討論），且上下文所用字形還有不同（記錄者按：分別作“𠄎”和“𠄎”）。楊建忠指出安大簡《殷其雷》中又見“遘”字，“遘”和“遘”似乎與“韋”和“違”、“皇”和“遘”的關係類似。

二、音韻學

楊建忠提出了兩個問題：“古文字需要什麼樣的上古音知識或成果？上古音研究又需要什麼樣的古文字知識或成果？”楊軍表示音韻學研究當然非常需要注意吸收古文字材料和成果，並提出了一些實際問題：“1.如果追加聲符的情況多：（1）哪一部分是追加，原來的聲符是否語音有了變化？（2）可否從這些變化中找到規律？2.一個音節與兩個音節的對應，如安大簡《牆有茨》的“茨”對應的這個雙音節詞（記錄者按：指安大簡《牆有茨》中“茨”寫作“𦉳𦉳”二字），是否意味原來的[*dʒl-]中嵌入了後音節的主要元音？還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證據？”楊軍還提到安大簡《詩經》中有好幾對[*k-]: [*l-]; [*k-]: [*r-]交替的例子，很有意思，但相比之下齒音[*ts-]組和[*l-]、[*r-]交替的只有一對，則顯得太少。

顧國林對楊建忠提出的問題頗有同感，並認為安大簡《殷其雷》中與“殷”對應的字形對影母擬音有參考、驗證價值。對此，楊軍表示：“影母的擬音近些年比較一致了，多數認為是個喉塞音[ʔ]，這個音在西南少數民族語言裏有，比如南部侗語

的‘烏鴉’就是一個[ʔa]或者小舌音[ʔa]。所以上古漢語的‘烏’寫成[*ʔa]問題不大。”譚樊馬克則認為將“殷殷”當成“轟轟”理解即可。

三、文獻學

對於《殷其雷》的順序，呂珍玉提出安大簡疊章作“在南山之下”“在南山之側”“在南山之陽”，而毛詩本作“在南山之陽”“在南山之側”“在南山之下”，一、三章順序不同，“毛詩本表現出雷聲由遠而近（陽、側、下）的狀態，在章法上似優於安大簡”。楊建忠認為章次的變化不影響詩旨，呂珍玉表示雖然詩意俱通，但仔細品味仍可感到有不同。她還認為安大簡進一步證明了詩經的重章疊唱，只要合乎押韻，章的安排在當時應具有隨意性。

王化平注意到安大簡《詩經》章序與毛詩不同之處在於，一般是以章為單位發生變化，且很多時候是二、三章之間的變化。他表示：“這與詩歌的音樂性相關，也有可能與抄寫格式相關。《詩經》的這種現象對理解《周易》卦爻辭的來源有參考作用，卦爻辭的有些部分可能來自完整詩歌的每章的首句。將一卦中的爻辭理解成一首詩的思路或許有偏差。”

執筆：歐 佳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